

姚
鼎
文

目錄

李斯論·····	一
書貨殖傳後·····	五
復張君書·····	七
復魯絜非書·····	一〇
復蔣松如書·····	一三
南園詩存序·····	一六
禮箋序·····	一九
贈錢獻之序·····	二一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二三
朱竹君先生家傳·····	二五

張逸園家傳·····	二七
儀鄭堂記·····	三一
登泰山記·····	三三
游靈巖記·····	三六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三八
祭張少詹曾敞文·····	四〇
祭朱竹君學士文·····	四二
宋雙忠祠碑文·····	四三
袁隨園君墓誌銘·····	四六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五〇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

○李斯楚上蔡人，嘗從荀卿學帝皇術，西仕於秦，始皇定天下，斯爲丞相，定郡縣制，下禁書令。○蘇子瞻名軾，宋眉山人，嘗築室黃州東坡，號東坡居士，爲文縱橫奔放，雄視百世，詩飄逸不羣，書畫亦有名。文引其荀卿論一篇而言。荀卿名况，戰國趙人，其學以孔子爲標準，倡性惡之說，與孟子性善之旨適相反。

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游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

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④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⑤禁學士，^⑥滅三代法而尙督責，^⑦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

①中葉，中世也。

②商鞅，姓公孫氏，衛之庶子，入秦相孝公變法強國，封於商，號曰商君，因稱商鞅。

③燔，音煩（ㄈㄢˊ），燒也。

④告，告姦，坐連坐。

⑤游宦，謂他國之來遊以求仕進者。

⑥秦地，表裏

山河，關中天府，得高屋建瓴之勢。

⑦始皇，名政，卽并吞六國而得天下者也。

⑧逆迎也。二世，名胡

亥，始皇少子。

⑨焚詩書，斯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

之書。

⑩禁學士，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

⑪督，察也，察其罪，責

之以刑罰爲督責。斯上書二世，謂督責之術設，則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因行督責益

嚴。

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

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嘖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

○疾首，頭痛也。

○古以墨，剕，剕，宮，大辟爲五刑，夷，誅滅也。父母兄弟妻子爲三族。趙高誣斯子李山，

與楚盜通，拘斯入囹圄，不勝榜掠，誣服。二世二年七月，腰斬咸陽市而夷三族。

○易履卦之辭。眇，目

僂盲也。跛，音波（ㄅㄛˇ）上聲，足偏廢也。咥，音迭（ㄉㄧˋ）留也。言小人竊居高位，擅作威福，卒罹

於凶咎也。

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

王而頌言○儒效，雖閒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④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頌與『公』通頌言公言也。

○諫逐客始皇卽位，逐諸侯之客，李斯亦在逐中，上書諫之。○王

介甫名安石，介甫其字，博覽強記，相宋神宗，謀改革政治，興農田，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

諸法，號爲熙寧新法，惜當時朝臣反對，新進多不稱職，卒無效而有弊。熙寧宋神宗年號。

④章惇字

子厚，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爲三司條例官，哲宗卽位，廢新法，後以惇爲尙書僕射兼門下侍郎，惇引用其黨蔡京蔡卞等，盡復新法，人民交怨。曾布字子宣，安石曾薦引之，哲宗末年，布贊章惇紹述甚力。張

商英字天覺，以章惇薦，擢監察御史，攻擊廢新法之司馬光等，不遺餘力。蔡京字元長，爲尙書左僕射，復王安石新法，與弟卞及子攸，狼狽誤國，後貶死。

書貨殖傳後①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②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③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遂取什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④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⑤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⑥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

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

①貨殖^{△△}，貨財生殖也。漢司馬遷作史記，有貨殖列傳。

②子長^{△△}，司馬遷字。遷父談，爲太史公，遷繼父業，

李陵敗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武帝以遷爲陵游說，下腐刑。③貨殖傳：『今有無秩祿之奉，

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④武帝時，兵連不解，縣官大空，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

司農丞，領鹽鐵事，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其時設有鐵官之郡凡四十，設有鹽官之

郡凡二十八。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桑弘羊爲

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謂諸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地土所饒，平其所在時

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便而官有利也。

⑤四句爲貨殖傳中語。

⑥秦始皇時，更名民爲黔首^{△△}。

且夫人主之求利者，罔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呶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①區區^{△△}，夏華夏。

②睨^{△△}，音倪（广二），斜視也。貨殖傳：『烏氏倮畜牧，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

保北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⑤呢，音足（ㄋㄨˊ）；呢，音求媚也，楚辭：「將呢嚳懷斯，嚳嚳呢以事婦人乎？」
⑥吸汁，沾丐其殘液也，史記魏世家：「吸汁者衆。」

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駸蹇，①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愧而仰德久矣。僕聞薪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絃，②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鱣鮪時涸而鮒鮒游，③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

沈部曹，^④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天子啓祕書之館，大臣稱其牒^⑤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聾聵^⑥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⑦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

①駢音礙（兀劣），上聲，癡愚也。蹇遲鈍也。②紱音弗（ㄈㄨˊ），繫印環之繩。③鱣音展（ㄓㄨㄢˇ），

平聲，鯉類。鮪音位（ㄨˋ），上聲，同鱣。鮪音附（ㄈㄨˊ），鮒魚。鮪音直（ㄓㄨˊ），鱈魚屬。④浮沉部

曹，作者嘗由禮部主事遷刑部郎中。⑤牒與「粗」通。⑥聵目無精也。⑦一足偏廢曰跛，兩足

俱廢曰躄。

僕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①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皇皇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攄論，微補於國而道

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叩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反，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鍾百榼④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捄，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⑤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

①語見孟子。

②語見易小過。

③見詩衛風匏有苦葉。叩我也。須待也。詩言男女必待配耦而相從。

④榼，音盍（ㄍㄜˋ），酒器也。

⑤跬，音奎（ㄎㄨㄟˋ），上聲。跬步，一舉足也。

僕今日者，幸依聖朝之末光，有當輔之襄采，踴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願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稚在抱，欲去而無與託，

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趨，[○]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量察焉。

^{△△}○趨起行不進也。

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魯絜非新城縣人，名九皋，號山木，乾隆進士，官山西夏縣知縣，著有山木居士集。

^{△△△}○程魚門歙縣

人，名晉芳，號戴園，乾隆進士，官吏部主事，以修四庫書改編修，著有勉行齋文。

^{△△△}○周書昌歷城縣人，

名永年，乾隆進士，生而好學，業產營書，學問淹博，四庫書館開，與程姚皆爲纂修官。

④ 黠音漂（夕

一么）襲取也。

鼎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有弗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①日，如火，如金鏐②鐵，其於人也，如馮③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④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漻乎⑤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唼乎⑥其如喜，愀乎⑦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

① 杲明也。

② 鏐音留（力一又），黃金之美者。

③ 馮同『憑』。

④ 淪水波也。

⑤ 漻音聊（力

一么；
① 謬乎高遠貌。

② 暖，同「暖」；
③ 暖乎溫和也。

④ 愀，音悄（专一么）；
⑤ 愀乎悲貌。

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絪①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②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絪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③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④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

① 絪，音狙（广一又），錯雜也。

② 語見易繫辭。

③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黃鐘太簇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之六陽律，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之六陰律也。

④ 廉，謂稜角峭厲，肉謂豐腴潤

澤，猶言骨肉停勻也。

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以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鼎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識與『誌』同，記也。

○梅崖集，朱仕琇撰；仕琇字斐瞻，號梅崖，乾隆進士。

○令甥，陳用光也，字

碩士，爲魯甥，嘉慶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師事姚氏，著有太乙舟文集。

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瞶霧。○冬間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己，聊識其意於行間；顧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

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鼂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鼂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⑤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④尙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

①霜音夢（ㄖㄨㄤˋㄌㄨˋ）晦也。

②怍喜樂也。

③左傳襄公八年：「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氣類相同也。

④二語見詩小雅鵲巢篇，原文何作「遐」，意與何同。言心愛君子，何不遂以告之。

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①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

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甚於往者爲詩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竊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①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②，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③；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盆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④，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竊於蓉菴先生爲後輩^⑤，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⑥，先生謂潁州曰兄，固於鼎同一輩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幸終宥之！

①朱子四書章句，元延祐中，用以取士，明清因之，縣爲令甲。②戴東原名震，休寧人，爲四庫全書纂修官，學長於考辨，而尤精小學，所著書凡二十餘種。③送錢獻之序見下。④論語：『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喪，失位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以警衆之具。』蘇氏謂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如木鐸之徇於道路，其說爲朱子集註所取。⑤盆成，盆成括，仕齊被殺，孟子譏其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故取殺，集註：『恃才妄作，所以取禍。』⑥蓉庵先生未詳。⑦潁州，將熊昌也，字澄川，陽湖人，與姚同舉進士，曾任安徽潁州府知府。

南園詩存序①

昆明錢侍御澧既喪，②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③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

①南園，錢澧別號，參閱下註。②昆明，雲南縣，澧音豐（ㄣㄨㄣˊ）；錢澧，字東注，號南園，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御史，有直名。③長白，清府，今爲縣，屬奉天，法式善號時帆，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四十五年

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趙州清直隸州，今爲趙縣，屬直隸。師範字荔扉，趙州人，乾隆甲午舉人，官安徽
望江縣知縣。令君知縣之稱。

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
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上既
收政柄，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
哀哉！

○乾隆清高宗年號。

○和珅字致齋，清滿洲人，高宗寵任之，官至大學士，弄權黷貨，吏治大壞，仁宗

嘉慶四年，爲王念孫糾參，奪職下獄，賜自盡，籍沒其家。

○侃然剛直貌。

○訟言見李斯論註。

○

今上謂仁宗。

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
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
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

有失，鐫君級。^④君旋遭艱歸，^⑤服終，補部曹。^⑥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⑦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⑧有詔飭責，謂君言當。和珅益嗾君，^⑨而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幕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遂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

①國泰和珅私人，任山東巡撫，虧帑數十萬金，事覺，逮京伏法。 ②通政副使，清官名，本掌出納上命，

奏報臣民上書，軍情消息，自軍機處設立，遂爲閒曹。 ③媒孽，謂欲構成其罪。 ④鐫，音腴（ㄖㄩˊ），

平聲，削除也。時有旨降^⑤三級。 ⑤遭父母喪曰丁艱。 ⑥部曹，各部郎官也。^⑦禮服闋，入京補主事。

⑧清世宗因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慮泄漏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其後凡內外要事，悉綜於軍機，與漢之尙書省無異。 ⑨錢奏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萃止其中，用以集思廣益，屬察白事，署稿，得有定所，近日和珅福長安止於如

意外直廬，王杰董誥止於南書房，並請敕改正。^④噤音欠（く一マ）上聲，恨也。

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喪，既作詩哭之，今得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

○科舉時校閱試卷各房官，謂之分校^{△△}

禮箋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

雖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歛金蘂中修撰①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②，然於鄭義所未衷④，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

①注解古書爲箋，如詩有毛傳，鄭箋是禮箋，所以註禮者。②歛音吸（丁二），安徽縣。金蘂中，名榜，

清乾隆三十七年一甲一名進士。修撰掌修國史，金以進士授此職。③康成，東漢大儒鄭玄字，所著

之書，今存者有毛詩箋、周禮儀禮記註。④未衷，意不謂善也。

鼐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尙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①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①魁俊才智傑出者。

贈錢獻之序^①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②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頽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③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④當明佚君，^⑤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

① 錢獻之名站，號十蘭，江蘇嘉定人，累官知乾州，於經史多淹通。

② 讖緯，占驗術數之書，後漢頗盛行。

③ 義疏，疏解經義之書，唐孔穎達撰五經正義，賈公彥徐彥楊士勛等作周禮儀禮公穀傳疏。

④功令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也。⑤明多放佚之君。

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窺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

○齊作整理解。

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麗渚○之閒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麗渚，雜也。

○嶺表，卽嶺南，謂廣東也。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鼎在京師，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鼎曰：『夫黃舒○之間，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僞雄，④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旣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

○劉海峯桐城縣人，名大樅，字耕南，海峯其號也，古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爲方苞所器重，姚氏繼之，三人皆籍桐城，故後有桐城派之目。○歙見禮箋序。歷城山東縣名。程周見復魯絜非書註。○

黃黃山，在安徽歙縣西北，有三十六峯。舒，舒城，安徽縣。④浮屠亦作浮圖，皆卽佛陀之異譯，佛教爲佛所創，人因稱佛教徒爲浮屠。僞與『俊』同。

鼐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間，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士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游，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

○周衛武公耄年勤奮，嘗作懿戒以自儆，懿讀爲「抑」，卽詩大雅抑篇也。

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游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鼐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熊伯父範，字南青，號蕢塢，乾隆進士，曾授職編修。

○樅陽鎮名，在安徽桐城縣東南。

朱竹君先生家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①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②進至日講起居注官。③翰林院侍讀學士。④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⑤所知，以爲疏儻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⑥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⑦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⑧自是啓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⑨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

①大興縣名，舊爲順天府治，今屬京兆尹。

②編修掌修國史，屬翰林院。

③日講起居注官史職，清

以翰林兼之。

④翰林院官署名，掌秘書著作之職。侍讀學士內閣翰林院皆有之，此則屬於翰林院

者。

⑤諸城山東縣。劉文正公名統勳，字延清，號爾純，康熙進士，累官東閣大學士。

⑥明成祖永樂

元年，敕解稽姚廣孝等類聚經史子集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爲一書，用韻字編之，凡二

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爲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冊，名爲永樂大典；後多散亡，今祇存六十冊矣。⑦

金壇江蘇縣。于文襄名敏中，康熙進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⑧乾隆三十七年，開四庫全書館徵求

天下書籍，統計十六萬八千餘冊。

⑨日下舊聞清朱彝尊撰，搜輯故書，及金石文字之關於燕京者

千六百餘種，分十三門，都四十二卷。乾隆時，高宗復命詞臣編增爲十五門，都一百六十卷。

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游。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間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

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鼎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歿，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游山水，幽險皆至；余閒至山中崖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昌平，清州，屬順天府，今改縣，屬京兆尹。陳伯思，未詳。

張逸園家傳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印沙。曾祖兵部尙書，○諱秉貞。祖諱茂稷，考諱廷珪，○皆贈左都御史。○廷珪三子，長若澐，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爲人

端凝樸慎，而君慷慨強果，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

○清時，朝官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兵部^{△△△}尚書^{△△△}兵部之長，掌中外武職，銓選簡覈之政，與各部尚書皆爲一品官。○^{△△}琿音弟（勿一）。○^{△△△△△}贈以子貴而封贈也。左都御史^{△△△△}都察院之長官，統轄諸御史。

君始以諸生爲書館膳錄，○敍勞授主簿，○借補熱河巡檢。○熱河今爲承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百里，歲爲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匯居其間，君之嚴能治辦，奸蠹屏除。留守內監爲僧者曰于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呼至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上聞之，顧喜君強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爲非。其後爲良鄉[△]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張達祖，居首輔傅忠勇公[△]門下，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達祖以故值取贖構訟，經數官，不敢爲民直；君至，傅忠勇頗使人示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回民，久聚爲竊盜，不可勝詰，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親捕之，凡半年，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僞來首云：『有某

人至其家，巨盜也。』及捕之至，卽自首某案已所爲盜，有贓在京師禮拜寺，君使兵役偕之至禮拜寺，則反與鬪，至刑部，訊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以君爲誣良，議當革職；既而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覆問，減君罪，發甘肅以知縣用；是時上意頗嚮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

○諸生謂生員也。○膳錄抄寫之員，清時實錄等館均有之，期滿序勞，得爲實官。○主簿牧令之佐吏。

③熱河地名，清初置廳，後升承德府，今爲縣，暫稱特別區域。巡檢縣令之屬官。④于文煥，或作于

榮煥，倚恃內監，戲侮街市，張爲巡檢，按法懲治。⑤內府總管清代有總管太監，熱河爲出巡駐所，故

設內府太監。⑥良鄉縣名，屬京兆。⑦同知府州之屬官。⑧傅忠勇公傅恆也，姓富，蔡氏，字春如，

滿洲鑲黃旗人，封一等忠勇公。⑨軍機處見南園詩存序註。

在甘肅二年，嘗爲張掖。○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張掖黑河。○道屢遷，所過之田，爲沙礫數百頃，而歲輸糧草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僞爲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當然，君獨不肯爲；其後爲者皆敗。

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進用，上數顧詢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寧。知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鴻恩爲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爲園，時遊之，名之曰逸園，言已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張掖，甘肅縣。

○黑河，卽甘肅之額濟納河，亦曰張掖河。

○撫寧，直隸縣。

○郎中，各部諸司之

長。○朝議大夫，從四品文階。

姚鼐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丈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面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飲余於是，時述平生爲吏事，奮髭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君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親姻婚喪急難，每賴其施以濟；君亡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傳忠勇曲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肇爲戶部員外郎，○

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磐。

①丈人^{△△△}行輩行之長者。

②員外郎^{△△△}位郎中之次。

③延平府^{△△△}今廢，南平縣其舊治。

儀鄭堂記

六藝①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②左邱明傳春秋，③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哀④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⑤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⑥各爲專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⑦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⑧弟子傳其學，旣大著，迄魏王肅

駁難鄭義，^④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蘄明聖學，詔天子，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

①六藝，卽六經，詩，易，書，禮，春秋，樂也。②易傳，孔子贊易之文，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

卦，序卦，雜卦也，謂之十翼。③春秋，本魯史記名，孔子刪定之，魯人左邱明爲之傳，卽今左傳。④哀

聚也。⑤禮記中如月令，本爲呂覽文，卽爲雜取諸子所著書之證。⑥漢儒說經，易有十三家，書九

家，詩六家，禮十三家，樂六家，春秋二十三家。⑦鄭康成，名玄，後漢高密人，爲經學大家。⑧青州古

九州之一，今山東及奉天皆有地屬之。⑨王肅，字子雍，魏東海人。善賈逵馬融之學，不好鄭氏，采會

同異，爲尚書，詩，論語，禮，左氏傳之解，又撰其父朗所作之易解，皆列於學官，孔子家語，亦肅所僞託，南

北朝學者，大半宗王屏鄭。

曲阜孔君搆約，①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②以爲善，搆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搆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

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①以撝約之才，志學不怠，又智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撝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撝約也。乾隆四十九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曲阜山東縣，撝約爲孔子六十七世孫。

○誦稱說也。

○論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①汶水西流，^②其陰，^③濟水東流，^④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⑤最高日觀峯，^⑥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⑦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⑧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⑨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⑩其級七

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⑤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①泰山古稱五嶽之一，爲東嶽，亦曰岱宗，在山東泰安縣北，周圍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②山南爲

陽。③汶水卽山東大汶河，爲運河上源，出萊蕪縣東北原山。④山北爲陰。⑤濟水亦稱沔水，源

出河南王屋山，東流至山東。⑥山東之長城沿河因泰山而築，長千餘里，在肥城縣西北，非萬里長

城也。⑦泰山東南山頂名曰觀峯，爲泰山結頂諸峯之一。⑧齊河長清皆山東縣。⑨泰安舊府

名，今爲縣。⑩朱孝純字子穎，號海愚，歷城人，乾隆進士，累官兩淮鹽運使，能畫，詩力雄放，頗推重之。

⑪磴音登（ㄉㄨㄥˋ），山巖之石路。⑫酈道元字善長，北魏時人，好學，所著以水經注爲最名。水經

注謂環水出泰山南谿，東流注於汶。⑬徂徠山名，在今泰安縣東南四十里。

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搏菹。①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②而皆若僂。③亭西有岱祠，④又有碧霞元君祠。⑤皇帝行宮⑥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⑦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

①搏菹，綾文也，山東有大文綾，又名搏菹綾，北魏祖挺嘗以此綾爲賭，故後名賭戲爲搏菹。②絳，赤

色，皜，白也。③僂，音縷（力又），俯也。④岱祠，卽嶽廟，祀東嶽神。⑤碧霞元君，古謂東嶽大帝女，

宋眞宗命建祠奉之，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⑥行宮，古時君主出行，中途棲息之所。此指清高宗行

宮，故冠皇帝二字。⑦顯慶，唐高宗年號。

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圜。少雜樹，多松，生石罅，①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罅音狎（丁一丫，）去聲，裂縫也。

游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疊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澂徹，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驚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尻，○有泉，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塹，○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⑦

○墉小城。

○長三丈高一丈爲雉。

○嶂山如屏者。

○尻音考（ㄎㄞ，）平聲，脊骨盡處，巖尻謂

巖盡處也。

⑤皇帝指高宗，高宗曾幸此也。

⑥塹音漫（ㄇㄢˋ，）去聲，牆壁之飾。

⑦政和宋徽宗

年號。

余初與朱子穎約來靈巖，值子穎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泝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①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②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③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游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穎。子穎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④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⑤夜宿，姚鼎記。

①佛圖澄^{△△△}，晉時天竺之僧，少學道，通玄術。

②朗公谷^{△△△}，舊名琨瑞溪，竺僧朗隱於此。

③苻堅^{△△△}，晉時前

秦主。

④歷城^{△△△}，山東縣。

⑤張峽^{△△△}，未詳。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間，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逾於須臾無幾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爲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敝，故不得以彼暫奪此之常。昔明惠宗○之爲君，成祖○爲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天道是非之理，閒不與禍福相附，楚商臣匈奴冒頓，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之臣於其間，而古記或略而不傳，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士固不必以名傳也；而靖難之事，○於今爲近，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尤爲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己。成祖天子之富貴，隨乎飄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

①方正學，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明寧海人，工文章，開異端，名書室曰正學。建文時，爲侍講學士，燕王入南京，卽帝位，令草詔不從，被殺，夷十族。②惠宗，卽建文帝，名允炆，明太祖之孫。③成祖，卽燕王，名棣，太祖第四子。④楚商臣，春秋楚成王子，弑父自立，事見左傳。文公元年，冒頓讀如木突，漢初匈奴主，射殺其父以奪位。⑤惠宗用齊秦黃子澄之謀，削諸藩，燕王內不自安，遂指齊黃爲奸人，請入清君側，名其兵爲靖難。南京陷，惠宗不知所終。

明萬曆①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墓前。②至國朝，數經修飭，今祠宇又已久敝矣。江寧巡道③歷城方公昂，其先金華人，④正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治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三楹，以便守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遠，或更有視其敝，感正學之誼而來修者，公乃請余爲記以待之。嘉慶二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記。

①萬曆，明神宗年號。②祠在江寧聚寶門外山上。③清設分巡兵備道，簡稱巡道。④金華，清府名，屬浙江，今廢府存縣。

祭張少詹會敞文

嗚呼！昔君始降，宵中營室，^①鼎生逮君，後五十日。君長而才，鵬揚驥騫，^②鼎也無能，伏尋章句。十年二之，^③偕聞鹿鳴，^④風雪載途，共以車征，^⑤圻其膚，褰關帷，^⑥笑我擁袖，懦婦稚嬰。省試罷歸，^⑦獨君登第，送我西墉，援衣出涕。

○張會敞字埴似，桐城人。少詹官名，少詹事也，掌東宮內外庶務。^①營室星名，在二十八宿中，陰歷

十月夜，於南方正中見之。^②言十年中兩次應舉。^③科舉時鄉試揭曉之翼日，宴主考同考執事

各官及鄉貢士，曰鹿鳴宴，唐時宴鄉貢，用少牢，歌鹿鳴之章，故有此稱，此言同舉舉人也。^④龜，音君

（ㄔㄣˇ）天旱田裂曰龜坼，此言皮膚凍裂也。^⑤褰，音牽（ㄎㄩㄢˇ）舉也。輪，車闌也。^⑥省試，

即會試。

君爲禁臣，彪胸爛手，^①裁觚，^②朝脫，暮誦士口。鼎走南北，五躋一升，^③來則授榻，行爲檢膝。^④荒園廢寺，挈攜交朋，畸客窮士，受禮不能，狂歌踞罵，酒悲沾膺，

人或駭厭，君恬不憎。鼎不能飲，君每代舉，同車出入，相從坐處。獎善抹過，或喜或頰，^⑤嗚呼君往，而孰余成！

①言造意偉而文章麗也。

②觚，簡策之類，古人以書文字。

③此言仕進之滯。

④滕，行滕，如今之

纏腿。

⑤頰，音娉（文一），盛氣貌。

士氣之卑，言甘貌順，君企古人，欲以義振，兩試翰林，辭成拔雋，遂至詹事，益持孤峻。衆所顧畏，索刺癰疵，^①詔衡貢士，有當無私，勇於知恥，怯於賄貲，交讒去官，大快羣欺。

①癰，音般（ㄅㄢ），瘡痕。疵，音慈（ㄘ），過誤。

自是與君別居南朔，在歲壬辰，來僞^①去邈，念君魁梧，面丹有渥，^②終接櫓，^③晨宵商榷。鼎始告歸，君在大梁，^④斬世大用，爲師一方。正月十二，作書示我，暮已告疾，晨琴徹左。^⑤凶問遠承，將信終叵，^⑥手執君書，情密辭夥。天道祐善，芴不可論，旣斃獨余，又奪所親，強盛先隕，弱寧久存。鼎在揚州，君柩歸里，不牽其

紼^①不撫其子，寫辭可窮，有悲曷已！尙饗！

① 僂音讒（イマ）疾也。② 面丹有渥色赤而潤也，詩秦風：『顏如渥丹。』③ 薨音萌（マム），

屋棟。④ 大梁，河南。⑤ 有疾病者，齋撤琴瑟，古之禮也。⑥ 叵音坡（ウヘ）上聲，疑之意。⑦ 芴

音忽（フム）渺茫之意。⑧ 紼引棺索。

祭朱竹君學士文①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輩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諍，卒承諧許。②或歲或月，以事閒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決，③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

① 參閱前朱竹君先生家傳。② 言議論之際，雖各持一見，固執拒抵而相爭，終諧合而見許也。③

決同訣，別也。

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④森⑤怒濤驚，復於恬靡，⑥小泚

澄潭，④亦可以喜。

①言其取材廣博。②森音標（ㄅ 一 幺），暴風從上下也。③恬安也。靡相隨順之意。言其豪放後復歸恬靜也。④泚小渚。澄潭猶清潭。此言其小品文字。

世皆知君，文士之碩，①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可勢趨，不可利昧，①吃口澀辭，①遇義大啓。

①碩大也。猶言大文學家。②昧音米（ㄇ 一），物入目中也，此爲迷惑之之意。③吃口口吃而言

艱也。史記韓非傳「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也。」澀辭辭不順利也。

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尙饗！

宋雙忠祠碑文

東海朱使君，①受命領兩淮鹽運使，②之次年，謁於江都城北宋制置使李

公副都統姜公祠下。②乃進士民告之曰：『當宋之季，自荆襄③而下，城隳師殲，降死相繼，伯顏④之軍，南取臨安⑤，阿朮⑥之軍，北圍揚州，時惟二公，忠義堅固，竭力合衆，以守茲城。臨安既下，帝后皆入於元⑦，孤城勢不可終全，二公卒不肯降，屈其志，兩却謝后之書，斬元使，焚其詔，以絕他慮。⑧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霍弋羅憲據郡不降魏，及審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⑨世猶愍其所處，以爲弋憲欲守而無所嚮，異於君在懷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命不遷，卒成其義概，可以壯烈士之氣，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弋憲何如哉！今天子褒禮忠節，雖親與聖朝爲敵難而殞者，皆隆崇諡號，俾吏秩祀，矧宋二公立身甚偉，而舊祠墜⑩，歲久不修，其於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不足以稱，吾將率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

①朱使君即朱孝純，見前。

②兩淮鹽運使駐揚州，總理淮南北鹽政之長官。

③制置使唐官，宋因

之，管轄數路軍務，如明清總督，李公名庭芝，字祥甫，主管兩淮制置使，守揚州，元兵至而圍之，招令降，

皆不應，後庭芝他往，裨將以城降元，庭芝旋被執，遇害。副都統爲都統制之副，都統制掌征伐，非定職。姜公名才，善戰，爲通州副都統，屢敗元兵，宋亡，元使人招降，才不應，後以病不能戰，被執，不屈死。④荆襄，荆州襄陽也，地皆在今湖北。⑤伯顏，元丞相名。⑥臨安，南宋都，今浙江杭縣。⑦阿朮，亦元相。⑧臨安既下，宋帝昀及后妃皆被擄。⑨謝后，宋理宗后，帝昀時爲太皇太后，元滅宋，以之北去，降封壽春郡夫人。元嘗兩以謝后詔諭庭芝降，庭芝皆不答。阿朮又遣使持元世宗手詔招之，庭芝斬其使，焚書陴上。⑩霍弋，字紹先，仕後主爲建寧太守，安南將軍，領南郡事，魏軍至，成都守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勸降，弋不聽，後聞後主安全，乃降。羅憲，字令則，仕蜀漢爲太子舍人，後守永安，後主降魏，乃率所統臨都亭三日，屢遭吳伐，拒守經年，泰始初入晉。⑪陟，音柁（去声），壞也。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既竣工，桐城姚鼐爲之銘。辭曰：

元雄北方，既脫金距。①噉②視江淮，嬰兒稚女。誰固人心，奉彼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鼓。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泯衆遷，誼不辱身。死爲社稷，生豈隨君。既得死所，安於牀茵。③烈士搏膺，④市人流涕。同廟揚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其報匪懈。新

堂炯炯^⑤，有翼^⑥其外。神陟^④在天，明曜剛大。思蠲^⑦厥心，來庭來對。^⑧

○春秋時，魯季氏介其雞，邱氏爲之金距，此喻元爲金屬，今已滅金也。○瞰^⑨音坎（ㄎㄢˋ）去聲，俯

視也。○茵褥^⑩席之通稱。○搏膺^⑪拍胷也，悲憤之狀。○炯炯^⑫光亮貌，狀其輪奐也。○翼^⑬輔也，張

也。翼^⑭其外，謂如翼之分張其外也。○陟^⑮登也，升也。○蠲^⑯音捐（ㄐㄩㄢ），平聲，潔也。○來^⑰庭來

對，猶言來茲廟庭，展對神靈也。

袁隨園君墓誌銘^①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游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鉉^②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③，立就，甚瑰麗^④。會開博學鴻詞科^⑤，卽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⑥，次年成進士^⑦，改庶吉士^⑧。

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寧知縣。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①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回避，事無不舉矣。旣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

①隨園在江寧小倉山，本隋氏之園，枚得之，始改名隨園，依林麓高下以爲亭池臺榭，曲折深幽，愈轉愈勝，一水一石，皆具千巖萬壑之奇，中如小樓霞蔚藍天，香雪海牡丹巖鴛鴦亭等，尤有名。②鉶，音

洪（尸乂厶）；金鉶字震方，一字德山，其先登州人，後轉至遼陽爲遼陽人，平西隆州八達寨苗官廣昌知縣，累遷至廣西巡撫卒。③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

細花紋，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拊之，聲似鞀鼓；後漢馬援於交趾，亦得賂越銅鼓。④瑰珍奇也。麗

美好也。

⑤博學鴻詞制科名，所以考拔淹通能文之士，唐時卽有之，不常舉，清康熙乾隆間，曾兩舉

之。⑥乾隆戊午，高宗三年也。順天清府，今改爲京兆。鄉試由生員應試，其經主考取中者，曰舉人，得

應會試。各省鄉試，皆有界限，惟順天則他省人由貢監出身者，皆可應試。⑦由舉人應試，經總裁取

中者，曰貢士，得應殿試，由貢士應殿試及第者，有一甲二甲三甲之分，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餘二甲

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共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⑧集二甲三甲之貢士，更使大臣考試，取定等

級，而復奏者，曰朝考，二甲以下之朝考前列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其次六部主事，其次內閣中書，又其

次，即用知縣。⑨清制，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三年期滿，舉行散館考試，謂期滿散館而考試之也，試後

仍留翰林院授編修等職者，謂之留館，其次改用知縣等官有差。枚以未嫻清字，散館改發知縣，初試

溧水，調江浦，沐陽，再調江寧。⑩尹文端公^{△△△}名繼善，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尹爲枚座師，

師弟之情最洽。

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⑪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⑫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

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倣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天台雁宕桂林等名勝，枚均有遊跡詩以紀事。○四六體，即駢儷文也。○枚著有小倉山房文集三十五卷，駢體六卷，爲外集，詩集三十七卷，補遺二卷。

○琉球，在日本南，臺灣之東北，明以後始通中國，受冊封，清光緒初，日本廢其國王，改其地爲沖繩縣。

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浙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年少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

○溧水，江蘇縣。

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

子通爲子。旣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鼎居江寧，從君游最久，君歿，遂爲之銘曰：

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樹字鄉亭。

○小倉山在江蘇江寧縣之北。

○合葬曰祔，今謂子孫葬于先塋者曰祔葬。

○粵

發語辭。耆老也。龐大也。

○沖和也。

○越中謂浙江省。

○倚江謂緣江也，枚歷官所至皆濱江，故

云。○阡墓道也。○幽宮墓也。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坤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訶察。○其役攜徒衆，持兵刃，於民間陵虐爲暴，歷數縣，莫敢何問。至青州，○博山

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卽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卽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卽以杖提督差役參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得出京城，和珅還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劾^④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

○博山^{△△}山東縣，清屬青州府，今屬濟南道。

○和珅事見南園詩存序注。

○步軍統領掌京城內外

門禁，統率八旗步軍五營，又稱九門提督。

○番役捕役也。

○詞察刺探也。

○青州府名，今益都

縣爲其舊治。

○時和珅專權，奏事者必備副本與珅，謂之副奏。

○劾讀如核（兀止），奏人罪狀

也。

君諱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考證金石文，

③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④今皇帝在藩邸，⑤聞君名，及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

①假師河南縣。

②書院所以集文學之士，主者第其學之高下，分別獎助焉。

③金謂鐘鼎之屬，石

謂碑碣之屬，皆古文字之可資參訂者，清時此學甚盛，長於此者稱專家。

④武著有經讀考異羣經

義證金石跋讀史金石集目錄譜授經堂詩文集。

⑤今皇帝指嘉慶仁宗，藩邸，藩王之邸，第謂仁宗

尚未爲帝時。

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表。

■ 版 出 館 書 印 務 商 ■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詩 經

一册六角

經天授輯註 本書就詩之本質上分爲四類(一)抒情詩(二)描寫詩(三)諷刺詩(四)陳說詩選材取當時代表文字及富有文藝價值之作抒情類詩所錄較多訓詁力求簡明關於古器物之有可考者都用圖樣表明以助詮釋之不及辭句晦澀不易明瞭之處則不厭詳爲申說而詩旨亦約略表明之

禮記

葉紹鈞輯註 定價七角

本編所采都屬通論禮樂政制及闡言哲理各篇古人之所謂「禮」其涵義何若不難從此窺見註釋刪繁取要務期明當卷首有緒言一篇將禮記一書扼要解釋足助理解

史記

胡懷琛選註 一元四角

所選本紀世家列傳三十五篇爲史記最重要部份註解精確考訂宏博卷首有長序詳論史記在史學與文學上的價值以及吾人讀史記的方法

春秋公羊傳

計頌民輯註 定價七角

選錄原書十之五六皆取其重要尤有義者註文采輯各家之說務求精當於其繁晦期學者一目而得其解通其誼公羊於經學爲要籍且爲自來引起論辨之對象研究國學者自宜諳覽及之

新序說苑

莊選註 定價五角

二書均漢劉向所作古人嘉言懿行賴此稍傳於後茲以其體例相同合刊一册凡重複者錄一不錄二不合現代情形者亦不錄原書文字多訛誤脫落此編依據諸本詳爲校訂

晏子春秋莊

適選註 三角五分

晏子春秋並非晏子的作品惟文辭樸茂宗旨正當故本叢書仍加選輯原書二百十五章茲編精心抉擇刪去章首相同及無關重要材料共存八十八章

文史通義

章錫琛輯註 定價七角

章實齋先生文史通義一書在史學上爲最有價值之著作此編選錄其中最重要各篇爲之標點分段並加音釋讀者得此極易研究

版出館書印務商

書叢學國生學

荀子

葉紹鈞輯註 定價六角

書選十二篇，均荀子之重要著作，標點明晰，註釋精博。編首附荀子略傳，並述學術思想概況，尤便考證。

管子

唐敬杲輯註 定價六角

本書選錄凡二十篇，均可信爲管子之本身學說，書中古文古訓，錯字錯簡，前之觸目荆棘，結塞而不可解者，本書根據各家考訂，訂正無遺。

子孟子

繆天綬輯註 定價五角

此書節取孟子內容，按現代治學方法，分成七類，詳論其學術思想，示學者以研究之方。

莊子

沈雁冰輯註 定價四角

此編選莊子之精華共十二篇，註解則擇善而從，簡確易讀。卷首新序述莊子思想概況及歷來學者對於莊子的研究，尤爲初學之助。

墨子

唐敬杲輯註 定價六角

凡墨子之重要各篇，均已采入，註釋根據善本，詳明精確，譌字錯簡，悉經訂正，極便觀覽。

列子

唐敬杲輯註 定價四角

此書以本館影鐵琴銅劍樓北宋本爲標點底本，校正其譌誤，並爲極精要之註釋。卷首撰長序一篇，對於列子書之真偽及由來，詳加論證，於各篇思想，亦條分縷析，敘其綱領。

韓非子

唐敬杲輯註 定價五角

本書采錄凡十九篇，韓非子之重要學說，囊括於此。校註精備，觀覽無結塞之苦。

淮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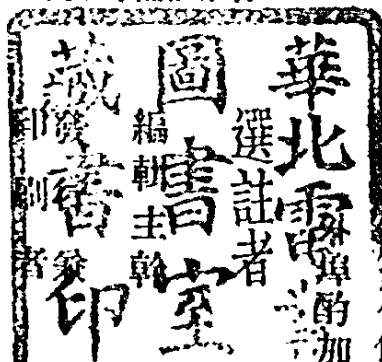
沈雁冰輯註 定價七角

自二十一篇中選出八篇，皆其尤重要者，卷首緒言，論其書之作者、篇帙、註本諸問題，皆學者應具之常識。

書叢學國生學

方 姚 文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酌加運費

選註者

編輯主幹

藏書印

趙莊王朱

雲經

震適五農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及各埠

上海商務印書館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SELECTED ESSAYS OF FANG&YAO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AO CHEN and CHUANG SHIH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Nov., 19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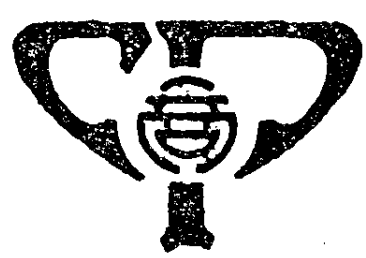
Price: \$0.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82

60-7241
11/24/



門
函
號
92435